

宋槧太平御覽



1卷3
403
101



403
10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黥

剕

臠

別

宮割

造肉刑

除肉刑

論肉刑

黥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

六兩曰鍰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額也黥者馬羈竿人面也鄭

曰涿鹿黥皆先放刀鉞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墨士民也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

刑墨註曰非辜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為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墨者使守門鄭玄曰墨黥也先刻面以墨窒之

新念圖書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月八日
卅八年
韓山田
部君以
所購贈

八幡
田中

白虎通曰墨墨其額也取法火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而墨也。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記曰秦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刑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民皆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又曰黥布秦時為布衣年少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春律說曰男女論日防寇虜夜暮築長城女子無軍警之事但春食徒者也。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

三亡橫點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鑿面為劫字鑿音都咸反十四年又除鑿面之刑。

劓

尚書呂刑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也孔安國曰劓截鼻者也。

尚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兇攘傷人者其刑劓鄭玄曰劓攘竊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劓罪五百鄭玄曰劓截鼻也今東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見。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劓者答三百。楚漢春秋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劔以佩之。

天下定出以爲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日亡
上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
劓

贖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

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贖罰之屬五百象七

宿精七宿昏中變易
宿精節氣之精也

禮統曰贖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周禮秋官司刑日刑日刑罪五百鄭玄注曰周改贖作刑

白虎通曰贖者脫其贖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風俗通曰俗說贖正且食得免者名之曰幸幸者善祥令
人吉利也或說食兔贖者令人面兒生贖露見醜惡今覺
得之嘉不爲己疾也謹案尚書夏禹始作內刑則天象而

慎其過故穿踰盜竊者贖去其贖骨也逮至暴秦亂獄糾
紛烹俎車裂黔首窮愁飲泣永歎凡人食得免贖以爲佳
瑞物類以感冀全己之贖也

刑

尚書呂刑曰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孔安國曰刑
足曰刑也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刑罪五百鄭玄曰刑斷足也
周改贖作刑也刑者使

守門

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刑者
守門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
子不隊曰此有室季羔人焉既而問其故刑者曰斷足固
我罪也臨當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

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臆陰使召孫臆臆到龐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臆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

列子曰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以為公子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楚王以為軍政隣人孟氏有二子所業亦同問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今諸侯力爭安得用仁義遂宮而放之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豈可稱兵遂以刑之二人讓施氏日子不得時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慢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刑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

泣盡而繼之血成王問其故曰天下刑者多矣子何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直士命之以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日和氏之璧

宮割

尚書呂刑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注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女死之刑也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已

周禮秋官上刑職曰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若今宮男女也

又掌戮曰宮者使守內也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殺禮曰文王世子曰公族無宮刑也

漢書曰漢聞李陵降匈奴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嘗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塞令陵為助兵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

造肉刑

尚書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為鴟梟之義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辜於是桀黷始大為截人耳鼻桀陰黷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商君書曰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

除肉刑

漢書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還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法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劓剕二左右趾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

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
 議請定律曰諸當字者字爲城旦春文帝除肉刑皆有以
答代劄以鈇左右趾代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劄以
刑此言髡者字之也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
 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
 皆弃市命者名也或其罪也趾足也當斬右足以其罪次
重故從弃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吏受
罪枉法守縣官財物而盜之者此三罪人獄已決字爲城
 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
 妾一歲免爲庶人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
薪白粲生擇使正白粲然

論肉刑

續漢書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
 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
 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
 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
 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
 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爲
 非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
 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典墳之業一以質之是以繼世
 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
 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
 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人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請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

太平御覽 卷之四十八 七
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弃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為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疏奏詔曰大傅學廣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增益別刑之數此則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死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其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

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王隱晉書曰曹彥議云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眾黥劓彰刑而民甚耻且劓黥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必行殺為惡縱寡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人寧過不殺是以為上寧寬得眾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於死為輕減死五百為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為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尚書梅陶問光祿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為英雄既除肉刑而五六百歲無能復者納荅曰諸聖制肉刑而漢

太平御覽 卷之四十四
文擅除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何足爲英雄於是陶不能對隱白征西大將軍曰夫政未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盜之屬斷支而已是好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支若謂之酷截頭更不謂之虐何其乖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蚩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猶惜民命得以御寇况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以伐大賊今若得改之則歲活數萬生數亦如之若此十載生各數萬斷支之後隨刑使役不失民不乏用富國強兵此之謂也

又曰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於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亡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蓄議者因曰不

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內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重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不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瘡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虐也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恣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宜杖罰及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

太平御覽 卷之四十四
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戚居必死之窮地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切以為不識務之甚也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漢興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云宜復之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魏武帝輔漢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多言時未可復故遂寢崔寔政論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景帝減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獨拘前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髡

鞭

笞

考掠

髡

周禮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鄭司農曰髡當為宇謂但居作三年不虧其體

者也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割者官之為翦傷其類髡仍似守積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遣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洩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以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麥中令士卒犯麥者死騎士皆下馬待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對以春秋

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

為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

吳主怒甚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

何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閣下使

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日有使汝

為吳範死汝子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吳主大

怒欲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

久吳主意釋乃免騰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

張斐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彫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訢負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

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

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亡依鮮卑山

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効也

書曰鞭作官刑

為辨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

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

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衛獻公初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也誨教師曹鞭之公

怒鞭師曹三百
 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問
 焉伯遵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
 我者取道遠矣伯遵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
 伯遵曰君爲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墜
 之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悉問焉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輦者曰
 君親素縞帥臣而哭之既而祀焉
 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
 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
 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尙
 書郎

晉中興書曰謝鯤字幼與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

又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鯤名譖之又遂執欲鞭
 之鯤解衣伏鎖神無遽容又異而釋之又無喜色
 又曰皇帝詔飛督王饒忽上吾鴟鳥口云以辟惡此凶物
 豈宜妄進於是頓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監於四衝
 道焚燒之

後魏書曰甄琛監決趙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
 人昔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三國典略曰齊崔謙遷鉅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
 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
 贖公不慮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齊春秋曰齊景真爲晉平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
 用之

齊書曰薛安都從弟道生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

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

南史曰褚玠為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閱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

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死者人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頒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晉令曰應得法鞭者即執以鞭過五十稱行之有所督罪皆隨過大小大過五十小過二十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

鞭生革去四廉常鞭用熟鞣之剝反不去廉作鵠頭細長一尺一寸鞘長二尺二寸廣三分厚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搜神記曰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毒寒温臭味所生故天下號曰神農也

異苑曰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死復還其婦來善聞體有鞭瘡而卻着鑠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列女傳曰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
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
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
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
貳過哉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
三百疋尚書郎暨鄴誤以三千疋賜之上大怒鞭鄴殿下
重痛將死意直排閣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
以左袵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
以鄴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
又曰謝夷吾爲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
關啓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闌卒牽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

爲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資當得鞭
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梅陶自敘曰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
余笑而應之曰堂高山階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
王憲於下也豈其枉道取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讜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欽相亡璧意疑盜執掠笞數百不
服釋之
漢書曰曹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惟相國不治事謂窋曰
汝歸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
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旣
洗沐歸時閒自從帝所陳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趨入侍天

九
卷之四十四
五

下事非乃所當言也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

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

二百猶尚不存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

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丞相劉舍御

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鬪毋得更人罪一罪乃更人自

是笞者得全

又曰車千秋為高廟寢郎會斷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以

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天子之

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之是

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

哀欲嫁之迺更號為皇新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

世子祿盛飾也音象飭醫往問后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

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官后

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楚漢春秋日上敗彭城降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

公何相逼之甚乃迴馬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

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穀食自當來吾折箠笞之

非諸將憂也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

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

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

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斷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
禎有賊罪玄收考梟笞死于異市
隋書曰劉行本爲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
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
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
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
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棟樑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所愛也不以其理下瓦則慈母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問曰他日笞之未

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之衰笞不痛
是以泣之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
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醜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
醜繫獄笞六百竟免醜難京師莫不壯之

拷掠

釋名曰槌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如狼也

漢書曰景帝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此先帝
之所重也而吏未稱職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
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瘐死者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爲揚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爲
倉曹掾受賊檄刺史歐陽操遣安檢治拷覆取實安乃收

就拷訊五毒乃以針刺就手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鐵令赤使挾之肘腋肉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款伏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燒馬糞於船兩頭薰之火滅謂就已死發船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共坐談論乃解其事耳會稽典錄又載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李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而更生者轉騎都尉

後魏書曰盧度世以崔浩事奔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

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箠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予奉命遂被考掠至于火褻其體囚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深于遣侯引乞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馳以告深于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持之以兩車軸捍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免之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三更乃比部郎中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持人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曰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豈可恣考掠以制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三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進退而求於事爲哀

帝聞而愈敬憚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對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有嗟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搥胡至於以杖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貢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出而徑歸家左丞白襃又奏濤違詔杖襃五十

晉陽秋曰諸葛武侯杖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後周書曰宣帝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

不可勝言每笞箠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官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

北史曰盧潛爲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鬚潛顏色不變

三國典略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任郡清簡亦工詩詠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齊文宣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故云我郝許當時正疑是塵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爲定州刺史開府王廻洛潤督獨孤拔侵竊官田受納贈賂潤案舉

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宣命於州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爲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閒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廻洛決鞭一百拔宜決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旣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污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

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司

又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又曰燕榮爲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藜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尔及後犯細過將搃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卽

太平御覽 卷之六十五 三
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尙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延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仙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卒過常制旣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誠

世說曰栢宣武在荊州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栢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門下過

史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意譏其不着宣武云我猶患其重

傳集曰咸爲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上急痛故寄往之咸荅違距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爲右丞是時左丞颺事失武帝意大怒欬案入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爲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益部耆舊傳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縣主簿縣長廣都朱淑以官穀割沒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數千披肌割膚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驗問伏不

播荅言忽得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決錄曰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
次補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邯補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
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余世祖怒
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
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選從鞭督之
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有所督罰五十以下鞭如令平心無私而以辜
死者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東晉勸農賦曰乃有老閑舊猥欺狡難覺時雖被考不過

校督歌對囹圄笑向桎梏

流徒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
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
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爲民屆瀛州屬刺史王
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額謂王肅曰在下邯
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北徒此文或其
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
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五
伽行次榮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
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摠集能不違期
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
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
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十七

除名

免官

收贖

禁錮

除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爲永康令多受貨賂政治苛
暴詔都街頓鞭一百除名爲民

隋書曰賀若弼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徵還令自殺臨
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之吾
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又曰賀若弼坐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
曰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汝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飯耳
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

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又曰高頴得罪除名爲民頴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余其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頴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
又曰權武爲潭州摠管晚生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帝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
晉律曰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爲民
又曰除名比三歲刑

又曰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所用之物非以爲財利者應罰金四兩以下勿除名
晉潘岳閑居賦敘曰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

免官

後漢書曰梁松遷太僕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懸飛書誹謗下獄免官
宋書曰庾登之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
又曰謝靈運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

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亡于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
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上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
城王義康堅執謂不耳恕詔以謝玄勲參微管宜宥及後
嗣降死徙廣州
昔律曰免官比三歲刑其無真官而應免者正刑召還也
又曰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又曰其犯免官之罪不得減也
又曰其當免官者先上免官謂不聽
應收治者也

收贖

書曰金作贖刑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倍百為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官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國語曰相公問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遺兵弓管仲對

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謂輕其過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戟重罪死罪犀甲皮可為甲輕罪贖以鞮看一戟

輕罪劓刑之屬鞮小罪謫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

盾綴革有文加績是也書曰金贖分兩之差今之罰金

作贖刑也

家語曰魯國之政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

貢贖之辭而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

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

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之益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

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法於諸侯矣

漢書曰文帝常行中涓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

過走出乘輿馬驚延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

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迺罰金耶

又曰張敞上書論死刑以下出粟贖罪以給軍用蕭望之以爲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且富者得生貧者獨死刑法不一也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貧汙賈人贅聾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日見功大遂縱嗜欲通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衛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李廣出鴈門敖以七千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趙食其殺相人也殺丁外切相許羽切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騫至匈奴引兵出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右衛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

後漢書曰孝明時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縲四十疋左趾至髡鉗城旦春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以贖

晉書曰王安有政績後爲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積聽以贖論

又曰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也承爲荊州刺史王與所害

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栢景等餞於版橋時王虞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齊書曰到撫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撫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景之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可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榭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景之所紉以贖論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

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秉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會稽典錄曰楊矯爲右丞詣南宮取急案條閣舊事於複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車又下矯糾奏柔以爲知丞郎應行威儀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

晉律曰其年者小篤癘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緡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贖死金二斤也

又曰夫罪贖囚罰金四兩也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傳曰楚共王即位將爲陽揚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又曰會於商在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之二十二年會于

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後漢書曰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循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

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搆募使者西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縗齊縗大功細麻也又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于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又曰第五倫上疏云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日醒誠險趨勢之徒誠

不可親近

齊書曰王晏弟誦位少府卿勅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
誦與射聲校尉陰玄知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勅特原之
典略曰馬騁在東觀十六年以為久費精思非養生之道
擅去離署免官禁錮六年

崔鴻前燕錄曰遼東內史宋該舉侍郎韓偏為孝廉慕容
儁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
之罪及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勃逆之甚柰何舉之該
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
身

晉令曰犯免官禁錮三年

鄭玄別傳曰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預黨禁錮十四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書曰眚災肆赦眚過災害肆緩言大過害當緩赦之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疑疑赦

從免其當審察能得其理

周禮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又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爾雅曰赦舍也舍赦置也

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史記曰陶朱公子殺人囚於楚公曰煞人而死職也使少

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以置褥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其小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生乃見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乃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日弟今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莊生耻爲兒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持其弟喪歸也漢書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挾持書偶語者爲城旦春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

下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隄作瓠子歌赦所過徒六月詔曰甘泉宮內銅池中產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還至泰山增脩封禪赦天下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珎物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疋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擊之後元年三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也

又曰宣帝地節元年四月鳳凰集魯羣鳥從之戊申立皇太子赦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嘉瑞並見脩典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福鸞鳳萬舞集止于侯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獻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
孛于東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永嘉元年丙寅立皇后
趙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
殿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
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立恭皇后廟於京師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上乃親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識知唯願無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

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
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民命益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謝承後漢書曰學士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
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
殺之

又曰度尙爲荊州刺史尙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
負仍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
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
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
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
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
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

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弊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又曰董卓死陝中諸將後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爲殺卓時已赦今復求一歲不可再赦李儼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死不若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大得天下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歸卿里作賊延命尚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受禪即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天下

又曰陳留王奐即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國晉王冕十二旒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等癸未大赦八月辛卯

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紹封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尺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拄杖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吳志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內廡夜不能寐病中有瘳爲下赦令

又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

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
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蹴踏而已
于寶晉紀曰庶人楊氏卒于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太
學喟然而歎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
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
何今日公卿而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既
惑大亂將作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
等各可深逃乃身荷擔妻子推鹿車以入于蜀山莫知所
至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設壇受命
于郊即洛陽宮幸大極前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上卽位于長安宮改年
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疾病未瘳苻堅大赦死已下
又曰永興元年苻堅將爲赦與尚書左僕射王猛右僕射
苻融密議於露堂屏左右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開
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駢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
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何從泄
也於是勅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
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者蒼蠅也
後魏書曰崔玄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人蠹乃優詔徵
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
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成侯屈等議赦之
屈曰人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
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安人爲本何能顧小曲直
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

行自秦漢已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後周書曰明帝三年夏詔比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北齊書曰宋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清河獄內蓬蒿但滿無囚可赦唯率將吏拜詔而已又曰後主將大赦時臨漳令李世業爲臺所劾賊多至死世業即穆提婆對門墜令萱言於齊主所以大赦後由是

頻赦遂以爲常平恩縣功曹賀肫小人姦貪數犯刑憲但入狴牢無不遇赦故世人以肫爲赦之候又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槌鼓千聲脫枷鎖遺之

隋書曰張熨爲天官司會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熨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何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熨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勅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

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
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
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奴人暗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
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
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
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增老弱不受刑
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
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
失過以有赦

家語曰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父子同狴狴獄也而執之
三月而不別也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

民孝不亦可乎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喟然歎
曰上失其道而煞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以獄是煞
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

又曰赦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郭象注曰宥使自有在則治法治之則亂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也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遷淫耳
淮南子曰或曰知夫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夫且赦而活

人其望赦同其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燈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李燮別傳曰燮常逃亡匿臨淄男為酒家備靈帝即位時月經陰道暈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北陽芒迫卯熒惑入大角犯帝座其占當有大臣被誅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岡今月經陰道圍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酒家具車乘厚送之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廐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海內先賢傳曰王允字子師誅董卓卓將郭汜李傕等聞卓死引兵還圍長安燔掠官省死者萬數大赦天下允忠

節三朝更赦書云其赦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

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无方鄭康成聞每見啓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潛夫論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也為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也夫賊良人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宥者賊良人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孝明帝時荆州舉茂

才初過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牙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

乃震怒曰賊發部中不能擒然才何以爲茂乃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閒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

崔寔政論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皆至於死頃閒以來歲旦赦百姓輕爲姦非前年一莽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啗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赦爲常俗赦以趣赦轉相駢踰而不得息雖日赦之亂捕擊耳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嘗怒乃罵秀爲狝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遂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

初

傅子曰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望氣經曰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古樂府歌詩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名爲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援宛
景矛上山四五里問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爲燕王
婦於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隴撞擊鼓赦書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名爲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刀右援宛
景矛上山四五里問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爲燕王
婦於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隴撞擊鼓赦書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釋部一

敘佛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者山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
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紀曰浮圖者佛圖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
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
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
欲而歸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
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
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
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帝夢見金

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黃金色陛下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於一躰之內而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故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瞿然自失也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誇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宋書曰顧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由此而始興焉

又玄妙內篇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表祭託爲道人以駭之

後魏書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過夫當今未來歷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燥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開階次二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致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

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
同
梁書曰郭祖深以武帝溺情內教朝政弛縱輿觀詣闕上
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
業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
惰本勤末置近効賒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
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
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自從尼則寄
養女皆不貫人藉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
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恐方來颺處成寺家
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
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

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
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
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
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
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龍人鬼
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婆羅雙樹
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
迦葉等追共撰述教爲十二部經
唐書曰傅奕上疏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群臣詳議太僕卿
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
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
於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

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乃遵
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
日地獄所設正爲是人言今讀經與之爭備日佛與人
又日會昌中道士趙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
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靜膠固而排釋
氏二日十五人
牟子曰或問日佛從何而生寧有先祖牟子曰佛生天竺
假形王家父日白淨夫人字日淨妙四月八日佛精從天
來夫人晝寢夢見象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
從母右脇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頰如師子皮
不受塵水手足皆鈎鏤毛悉向上
又日子得佛道以來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來如
開浮雲見白日如執火炬入冥室矣

建康實錄日吳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
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日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
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
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
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東初有佛
法
高僧傳日釋惠嚴宋高祖素所知重文帝在位情好尤密
先是帝未甚崇信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
迺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日謝靈
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
以佛經爲指南耶近摹之推達性論尤爲名理羊玄保進
日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
孫吳畫吞併之計將無取此耶帝日此非戰國之具良如

卿言尚之曰夫口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邪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世說曰躬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注云佛經之行東國尚焉而記傳無聞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止殿前意甚忻悅明日問群臣有通人傳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於是上悟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三章在蘭臺石室又曰庾公常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時人以爲名言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像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姓釋伽號牟尼佛

普曜經曰從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羅衛國浮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左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涅槃經曰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蘇從生蘇出熟蘇熟蘇出醍醐醍醐蘇之精也法顯記曰佛生於般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河即張騫所到之處佛國記曰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條國又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龍王宮又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牙或時放光明香花數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沒唐韓愈論佛骨疏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漢時流

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八十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未有佛也至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考所極蓋亦非因事佛而致然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三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爲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也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才識不遠不審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正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神聖睿武數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

立寺觀臣愚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身縱未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矣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樓以昇入內又令諸寺送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以祈福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上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明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墳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
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
令巫祝以桃茆拂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
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水火永絕根本斷天
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作爲出於尋
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釋部二

奉佛

袁宏後漢紀曰楚王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脩
浮圖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罪其
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
積喜聞大恩謹奉黃縑二十五疋白紵五疋以贖其愆楚
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
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紵以供桑門之
盛饌

晉書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數百糜費
巨億而不悛也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
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

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罍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于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實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罍中稍有根鬚

又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李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看履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

又曰滕曇恭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慇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家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晝夜哀慟時忽有神光自門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

梁書曰廬江何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伯璵卒幼璵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兄弟年並八十餘

又曰范雲從父母兄縝字子真時齊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席之上有闔籬墻落於溷糞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實在何處乎子良不能屈

又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偏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

又曰何胤居虎丘西寺講經學僧徒隨之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徑來趨屠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屠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屠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屠香爐奩并函書曰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夜放光照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又曰建平王大球簡文第十七子也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請身當代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曰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惠如此

又曰大中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萬姓設救苦齋

以身爲禱九日辛未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服御法衣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用素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昇法座爲大衆講涅槃經癸卯羣臣以億萬奉贖衆僧默然乙酉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三惠經乃捨身爲奴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略盡二年帝昇光嚴殿講三惠經又捨身羣臣以億萬奉贖僧衆嘿然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帝帝三答皆稱頓首丁亥服袈裟還宮高祖自初捨身後或書經坐禪盡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坐師子座講金字經又曰貞陽侯明俘執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送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爲魏王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

失信致使紛擾因欲與梁通和

又曰初武帝軍東下用不足建安王偉取襄陽寺銅佛以爲錢富僧藏錙多加毒害後遂惡疾性多恩惠尤愍窮乏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又曰到溉少有美名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洎同居一齋洽卒後便捨宅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所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遊及臥疾門可羅雀太清二年卒臨終勒子孫薄葬之禮言訖便屏家人諸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周弘正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禪錦絞毳躡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座盡傾聽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懽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先明釋典攻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又曰庾詵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

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駐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去彌旃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魁士以顯高烈又曰張孝秀字文逸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後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

又曰馬樞字理要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教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議必使屈服不得空立主客於是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旨論者

拱默聽授而已綸甚佳之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屋名觀音又曰孫瑒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皇興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曰徐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解釋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之抗

又曰徐孝克後東遊居錢塘之任義里與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旨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

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誦法華經陳亡入長安隋文帝聞
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以
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
驚異之

又曰傅緯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
屬文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緯篤信佛教從皇興惠朗法
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初有大心寺曇法師著無諍論以詆
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

隋書曰姚察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于東
都遺命薄葬每日設清水齋食茶果□□茶初察欲讀
一藏經並已究章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正坐念云一切
空寂其後身軀柔軟顏色如恒
唐書曰白居易會昌中罷太子少傅致仕與香山僧如滿

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自稱香山居士常寫其文集送江
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
遺命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又曰裴休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
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
食葷血恒齋戒屏嗜欲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
爲法學與尚書紘于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
潔而鄙其太過
又曰元和中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
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捨如不及韓愈上疏極陳
其弊貶潮州刺史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父金城太守
暉志性聰助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議時號為玄宗先生

談藪曰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音經千遍可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口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

又曰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飲珍寶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又曰崔光常晝坐讀佛經有鵠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四

